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Looking
for
Yeliya

寻找叶丽雅

杨晓升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寻找叶丽雅

杨晓升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SHANG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叶丽雅 / 杨晓升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59-1494-8

I. ①寻…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434 号

XUNZHAO YELIYA

寻找叶丽雅

杨晓升 著

出版发行: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
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 065200

开 本: 840mm × 1092mm 1/32

插 页: 1

印 张: 11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494-8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编：野 莽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池英（美） 立松升一（日） 吕 华

刘浩冰 许金龙 安博兰（法） 周大新

尚振山 贾平凹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莽

在一切都趋于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已经不再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

这套文库的出版者则能打破业内对于经济利益的最高追求，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做好了经受些许经济风险的准备。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此项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遭遇意外。

受邀担任这套文库的主编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

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出版者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容量为十五万字左右。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本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

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遗漏总会有的，但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者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目 录

寻找叶丽雅 001

丢人 076

溅血的城市 088

赌村 126

生生息息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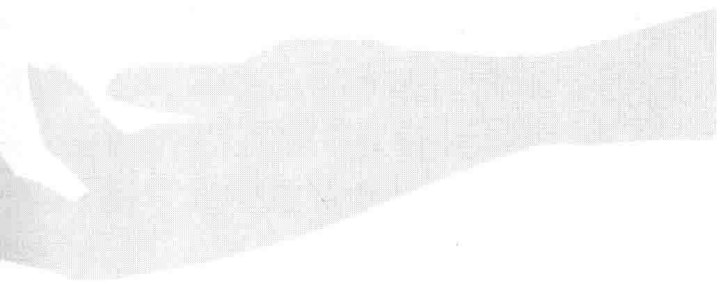
男人·女人 207

冬日 230

偶然事件 251

枯树 278

宝贝女儿 297



寻找叶丽雅

她像一阵风一样掠过我人生的
旅程，虽曾经相依相恋，最终
却还是在我的视野消失……

叶丽雅是我的初恋情人，可她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她是怎么死的？这个曾经让我平生首次春心萌动的美丽女孩，怎么没有留下一句话便风一样从这个世界飘逝、了无踪影了呢？

我要寻找叶丽雅，准确地说是要寻找叶丽雅的魂灵，我要问一问：叶丽雅，你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你怎么可以不辞而别、说走就走？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无论何种原因，你也得告诉我呀。可是，你不仅不告诉我，连你多年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告诉，就这样你竟然同你母亲也不辞而别？这让一生爱你疼你、一直视你为掌上明珠的母亲情以何堪？要知道，你可是母亲唯一的命根呀，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为了寻找你，她不顾一切地申诉，三番五次地上访，最终竟然也步你后尘，风一样从这个世界上飘逝，同样了无踪影。我不知道，你母亲是否与你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她到底找到你没有？她知道你离开尘世的原因了吗？她为什么也不告诉我？难道你离开尘世，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了保密你母亲竟

然同你一样不辞而别逃离人间？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的初恋情人，我们之间曾经有过花一样芬芳四溢、无比美好的日子，虽然最终我们并未走到一起，但我们并未反目成仇，我们是被逼无奈友好分手、互道珍重，从此天各一方的。然而，你后来却与人世、与我不辞而别，走得那么决绝，自此杳无音讯，也让我疑惑不解、魂牵梦绕。作为初恋情人，无论如何，我不能不闻不问，我必须知道原因，否则我此生难安……

* * *

我与叶丽雅的结识，缘于天意，因为我们是老乡。古人说过：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古人还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是什么？是缘。你想想，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前世并无交集，今世却降生在同一个地方，彼此结识的概率大增，这不是缘是什么？因为是老乡，我与叶丽雅此生早早结识。我们出生在南方某省的同一个县城（后来的县级市），我与她虽然不是邻居，也非街坊，上学之前并不相识。但上小学时，我们上的不仅是同一所小学，而且是同一个班。巧合的是，从上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将我们安排在同一张书桌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书桌是长方形的，双人座，每张书桌能容纳两个学生。我和叶丽雅就这样被安排在同一张书桌上，我坐左，她坐右，

应了我长大后才听说的男左女右的搭配，仿佛老师一开始就有意按照这种搭配安排座位似的。我与叶丽雅就这样认识了。那时候，我们还都是懵懵懂懂、少不更事的小屁孩，只知道上课时学习，课间玩耍或写作业，放学了就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屁颠屁颠各自回家，我压根没觉得我与叶丽雅之间会发生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俩都是好学生，我们阳光、乖巧、听话、积极上进、学习认真，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在学校的其他表现，都时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巧的是，我们都时常被老师双双提及，好像老师是有意为之，也好像我们受表扬是事先约定了似的。这样的情况经历多了，同学中慢慢地就有人拿我们俩开玩笑，说我们是并蒂花开、比翼双飞。也有同学对我们挤眉弄眼，背后对我们指指点点，说不好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也说不好背后他们到底说了我们什么。但无论如何，这种情况经历多了，朦朦胧胧之中，我和叶丽雅之间慢慢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内心之间仿佛连起一根无形的丝线，这根丝线让我们都感觉到了彼此间的好感和依恋。每天上学，我迫切希望见到的不是老师和其他同学，而是我的同桌叶丽雅。并且我很快发现，叶丽雅每天上学，迫切希望见到的也是我。那是因为有一天我因故迟到了，我满脸歉意地向老师报告后被允许进入教室，诚惶诚恐地坐到自己座位上时，叶丽雅趁老师在黑板上板书时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你怎

么才来呀，都快急死我了！”开始我有些疑惑，心想我迟到关你什么事，转而一想，悄悄递回她一张纸条：“怎么那么急，你有事找我？”不料叶丽雅看了纸条，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又塞回一张纸条：“木头！”我愣头愣脑，疑惑地看着她，她却瞪我一眼，稚嫩的脸倏地红了，却不再理我，只顾专心地听老师讲课。我的心咯噔一下，瞬间仿佛春风沐浴大地，润润的，暖暖的，舒服极了，心灵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萌动，我不得不承认，那是对叶丽雅的进一步好感，这好感像乡村里早晨的炊烟，晨光中被啁啾的鸟儿彻底唤醒，氤氲着袅袅升起。

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小学四年级，像我们那样的年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朦朦胧胧之中已经对异性有特殊的情感，那是一种既新鲜又神秘，既喜欢又羞怯，既向往又抵触，反正是五味杂陈，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这情感时常让你兴奋、激动，时常又让你情不自禁地陷入冥想。总之，它是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兴奋剂，一如阴郁的雨天里投射进来的阳光，让人豁然开朗、心生激动。我对叶丽雅的感情就是这样，自从那次纸条事件之后，我已经视她为异性知己。每天上学，我不仅渴望尽快见到她，同她更多地待在一起，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接近她，帮助她。比如轮到她值日，我会悄悄地帮助她扫地或擦黑板，甚至在雨天放学时主动将雨伞让给她。而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她也并未反对，好像很乐于接受，因为每次接受我帮助时，她对我总是嫣然一笑，甜甜地望着我，很享受的样子。当然，她也时常暗中帮助我，比方每逢交作业时，她会主动接过我的作业本交给老师，有时候我数学题算错了或字写错了，她会不失时机给我递上橡皮擦。就这样，我们俩彼此间互相爱慕，互相依恋，互相帮助，惺惺相惜，一步步送走如花似锦的小学和中学时光。幸运的是，我与叶丽雅之间这种暗中的早恋（如果这称得上早恋的话）并未被老师发现，因为我们俩谁都没影响学习。相反，我们彼此的爱恋仿佛是黑暗中的两盏蜡烛，交相辉映，彼此增光，互相促进，各自的成绩在班里一直都名列前茅。每逢考试，我和她时常占据班里的前两名，而且第一名和第二名时常是我们俩相互交替，轮流坐庄。“并蒂花开”和“比翼双飞”这两个词，也因此在我们班甚至全校传得更响、更广了。而我们俩这种状况，也一直持续到双双进入初中和高中，直至双双考上了北京的同一所大学。

那一年是一九九〇年。大学招生规模压缩，可我和叶丽雅还是双双被北京的一所名校录取了，你想想这是多么不容易。我们不仅考上了，而且开始恋爱。确切地说，我们之间正式的恋爱是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开始的。你想啊，怀春的一对男女，原本就是同校同班同桌，这回又考上远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北京的同一所名校，而且别无他

人，两人又约好一同前往北京的大学报到，毫无疑问，天赐良机，无形中更是拉近了我俩之间的距离。那时候，从南方的家乡到北京，我们需要先乘坐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到省城，再转乘省城至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还须经历漫长的三十多个小时，如此遥远的旅途和漫长的时光，却成为我们俩谈情说爱的绝好机会。自打坐上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我与叶丽雅就自然而然地依偎在一起。因为是邻座，结伴而坐，我们俩彼此间内心的欲望像出洞的蛇一样，吐着芯子，跃跃欲试，四处穿梭，彼此的肌肤也缠绵悱恻，时不时相互攀爬、爱抚缠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只是试探性地双手相碰，彼此间还有些羞羞答答、诚惶诚恐，但经过你进我退、我退你进的一番太极式练习，我俩的手紧紧地相牵了，身体很快依偎在一起、搂到了一块。随着各自的手在对方身体敏感部位激动而又小心翼翼地摩挲和游弋，我俩彼此都能听到对方急促的心跳。那种感觉，时而如山涧清流，时而如海潮奔涌，时而像春风拂面，时而又若春雷滚地……总之是刺激极了，美妙极了，舒爽极了！长那么大，我还从未有过那么激动和美妙的感觉。旅途虽然遥远，时间虽然漫长，但能与自己心爱的女孩结伴而行，我乐此不疲，丝毫没有困顿和疲倦的感觉。叶丽雅也一样，有我的陪伴与呵护，一路上她就如出笼的鸟儿，欢呼雀跃，两眼放光，兴奋异常，话语滔滔不绝。

当然，我俩之间一路的亲热，绝非肆无忌惮，因为毕竟是在公共场合，要顾忌前后左右的人。我们只能利用邻座不在或不注意的间隙，搞游击战、运动战，就像共产党八路军当年打日本鬼子一样，敌进我退，敌退我扰，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时间差。从家乡到省城，再从省城到北京，我俩就是这样在爱欲和欢乐中度过的。

大学四年，我与叶丽雅相亲相爱，互相鼓励。我们俩学的不是同一个专业，我学中文，她学历史，我们的宿舍和教学楼都不在一起，上课的时间也不完全一致，但只要有共同的课余时间，我们都铁定会见面的。比方说，吃饭和晚自习的时候，我们俩总是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每天只要一见面，我们俩就像鸟儿相聚，兴高采烈，叽叽喳喳，无话不说，无比亲昵。我们谈学业，谈人生，谈理想，谈彼此在学校里最新一天的见闻，谈老师和同学中的趣事。我们也时常会打情骂俏，相拥相亲，当然那是在旁边没其他同学的时候。周末或节假日，我们俩也时常会结伴而行，外出郊游。长城、北海、景山、天坛、故宫、天安门、颐和园、王府井、西单，等等，北京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留下了我俩的身影和足迹。有时候，我们也会到学校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偶尔还会到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小剧场或北京音乐厅看演出或听音乐。说起来我的家庭并不富有，而叶丽雅不仅不富有，家庭经济还比较